

# 醫療服務與理想主義

陳清海

回來，我興奮地津津樂道一切，成了傳訊者，在社團我鼓勵大家上山，更期待再次上山，夢裡、沈思裡，好似有一位兩眸亮麗，身體秀雅健美，溫柔又多情的山中蘭花，迷惑了我的愛意，呼喚著我回去。

第三次上山，我一斧摧毀構築於心中，迷惑我的一切假像。

階級差異的觀念，以強大的經濟政治優勢造就不平等制度，導致另一種種族文化淪喪於毀滅邊緣。

他們須要絕對的尊重與絕對公平的社會制度，而非示恩或施惠式的熱情行爲，類似醫療服務。

走出學校，投向軍中，再踏入社會，只要你有心，你會面對一波又一波的衝擊。這兩年來整個社會受衝擊而引起巨變，人們更曉得去爭取自己的權利而向不平等與特權抗衡。我們

，這時我心虛的歌頌山之一切，山之雄偉壯麗，山之兒女健壯秀美，山是世外桃源，是我們住膩了平地文明後嚮往的去向。

我謙卑地感念這一切，且之爲載歌載舞豐年祭，生生不息和樂生活於這片土地，我興奮地學著山地語，夜來解酒與長老歡敘回味著昔日戰鼓咚咚兩族爭戰的光榮。

這裡沒有痛苦，沒有不平，沒有你感覺得出正在迅速衰敗的一切。



大二第一次隨隊上仁愛鄉從事醫療服務工作，七日裡盡是渡假旅遊的歡樂、新鮮、好奇，無所謂目標與意義，心中沒有一點深刻的思考與感受，唯一絲絲偉大的使命感。

事實上返回之後，鄙人也在杏園上記述回憶一篇盡其可能充滿感性與潤飾人道主義的文章。因此文章中劃出了三種階級：低等的山胞文化，需要被同情，物質上的幫忙，他們的存在只是社會的陪襯與負擔。另一種，高高的漢人文化，所謂王道主義，須要四方歸服之後方有同情的贈予，想不到孔子而後二千多年的炎黃子孫，在這所謂文化復興的自由基地仍不願棄其「夷狄華夏」之分的心態。

第二年再次上山，我較能付予自己謙卑的心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但我仍不敢回過頭來批判自己

頁目內容  
的主持人  
一套牙  
幾位小  
想灌輸  
滿意，  
次運用  
而深刻

i:  
們精心  
無人問  
實上這  
改成主  
育樂營  
室的解  
，重要

i。我們  
索的過  
及同學  
想破滅  
收穫，  
們已獲  
衛組是  
的園地  
衛組能  
新、更  
!



山地醫療服務隊

看見各類團體為爭取自己利益，請願、抗爭、走向街頭，透過傳播媒體影響大眾爭取聲援，一片沸騰之聲。

一切囂攘變革之中，獨聽不見一類最需爭取自己權益，最須與予聲援的團體，甚至最微弱的聲音。

雛妓與奴工，難道不是山地社會解體才引發的結果？為什麼山地同胞凝聚不了一個家，凝聚不成一個社會？為什麼山地傳統文化與藝術只淪為平地人飯後茶餘賞心悅目的表演。

這個國家的人已病了，社會也病了，進而山地的社會也病了，但你看山地兒郎依然健壯，女兒依然秀麗如花。

所以，我們到底須要什麼樣的醫療團體？在什麼地方醫治他們？

以此，我們平地以強勢文化強壓在山地的弱勢文化，達到另一種族有覆滅淪亡之危。

準此，此並非一孤立事件，非有餘以補不足即可解決，而是整個社會事件的一環，與政治經濟制度乃至人心觀念息息相關，非有改革性行動不足以去其弊。

回過頭來，我們的山地醫療，不應含有過濃的浪漫情懷，應當負有理想主義，與社會不脫節，經得起考驗的理想主義。

大學，最高之學術殿堂，卻常會被劃限或自限於象牙塔裡，學生更被孤立於社會與政治之外，但他們常被利用却無用於社會，一個不成熟却又

見危險性的群體。

在中國保守的政治性格裡，批評是反動的，絕不可容，但在大學的學術領域裡，「批判」卻是關懷社會最踏實的第一步，這裡有更不受污染的「價值觀念」，有整個社會良心最後的守護者，你有權也有責任將整個學術研究領域的鬚髮伸到每個社會角落



這幾年社會運動蓬然勃興，可喜的是校園改革運動也能遙相呼應，意識的普遍覺醒更使此一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在台灣，醫學院學生其在傳統的社會價值觀裡，相當異於其他院系的學生，對名利被付予過多的期許或自我期許，於醫生成為致富的名器之後，社會也給了醫師錯誤的定位，甚而

醫生本身也弱化而習於置身歷史使命與影響社會正義角色之外。

目前台灣整個教育環境深受政治氣象的影響，壓著一股低而沈悶的氣壓，呼吸不到自由空氣，政治人仍深深操縱著教育學術方向，除為政治籌用之外，若有「批判」常為於其位者所不喜，縱有不少深懷理想欲有所貢

獻於社會者，也常因難以伸其志而鬱抑，何況沒「理想主義」精神的大學常難以造就富有理想主義的學人。

「中山醫學院」體制是座大學，但內涵上卻類似一所實質的私人中學，受內在及外在因素束縛，就以醫學本身來講，「中山」的體質衰弱得若非學子本質優良，否則教育不出一個醫學尚精的醫匠，何況具「理想主義」能醫社會蔽病的醫者。

「中  
，硬體軟  
令人  
幾年來，  
藍纓奉獻  
學術人格  
未能克服  
的精神和  
學生  
唯其所爭  
公義關懷  
其利。學  
、師資不  
言心有餘  
求早日成  
於學  
容得唯命  
能為學生



山地醫療服務隊

「中山」的教育功能是太薄弱了，硬體軟體皆不良。

令人浩嘆扼腕的是中山建校二十幾年來，除早期幾位建校草創初期筆路藍縷奉獻其志於奠定校基的師長之學術人格均足為典範外，學生則始終未能克服內外在的限制，去造就自由的精神和理想主義的風氣。

學生與學校長期處於對立狀態，唯其所爭者卻無關乎學術自由與社會公義關懷之事，有者上下交相賊以逐其利。學生批評要求學校：設備不好、師資不佳、實習環境不良。學校總言心有余而力不從心，凡此種種無非求早日成名醫以謀私利。

於學校長期為人所詬病者是，只容得唯命是從的庸才，稍有學術良知能為學生教育者著想者則被一一逐退

而求去。

事實上創校以來，不乏才氣縱橫者活躍其間，也不乏數位敬業負責的好教師，無奈，不是早早看破風塵而獨善其身去了，即是敵不過大環境的殘酷，成為體制下的犧牲者。

中山七年，每於酒酣耳熱與三四好友徹夜長談之際，也曾熱血沸騰企思有一番作為，我加入各種，特別是服務性社團，熱情地奉獻一切，但我永遠遵循著一種無形的規則，已經僵化了的體制，甚至在我內心底處也沒有為理想向現實挑戰的勇氣。

對我們的一切作為，我們慣於賦予最高尚的意義，因此我們皆能心滿意足，渡過了七年，再向另一個階段追求名利而去。

大時代變遷的腳步加速了，三、

四十年代大學理想主義曾經朝氣勃勃且生機盎然過，而台灣的大學這三、四十年來卻漸漸消聲匿跡聞不到一絲理想主義的味道。

他們不是幼稚地逸樂化，即是老成地現實化了。

當然，每個學校有每個學校的風格，一屆一屆傳承下來，「中山」守舊與傳統化風格也穩映了它樸實的一面，但總脫不了功利化的價值觀。

任何運動的興起，必得先有意識的抬頭，特別是有集體意識的抬頭，運動才能成為主流以到風起雲湧。

如今校園民主化改革的呼聲四處各大專院校不管原本保守或前進皆能搞得有聲有色，甚至不惜向政治勢力及舊有體制作功利前途犧牲性的排踐，這個運動已必可見其終會開花結果。

· 「中山」依舊沈寂。

他們仍在主流外，做其名利醫師夢。

必需有熱血者先覺醒，滲入主流中，與其結合，再回頭衝醒「中山」仍昏睡的老朽大夢，將學校帶進自由而獨立的學校重鎮，也是社會公義的推動者。

來吧，中山人，你應該加入醫療服務，這是你心靈的煉金石，也許沒有意義，但除非你肯付出某些沒有回報的犧牲，你才能體會出「理想主義」是什麼，也才會是「理想主義」的行動者。

